

成风化人

人物周刊

“愿意在家门口读书的孩子，家里往往有更多的无奈，这些孩子们更需要我们在教学和生活上，给予格外的关注”

——教师吴志光

“我们希望家门口有学校，有一位好老师”

——学生家长兰金秀

“只要还有学生，我们就一定会把教师派下去。往往愿意留下就近读书的学生，家庭都是比较困难的，一定不能让这些孩子失学”

——乡中心小学校长黄大灿

5月26日，吴志光老师和兰新荣在操场参加升国旗仪式。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

力度很大，中心小学是永泰县唯一一所民族学校，共208名学生，一座新的教学大楼正在规划建设之中。

在硬件上提升的同时，在师资上也进行了帮扶。郑才局说，通过教师轮岗，学校引入了一位福州市数学学科带头人，带动了整个学校的数学教学水平。

郑才局说，如今农村也十分重视素质教育，学校布置有畲族文化长廊，将畲族历史、畲族文化、畲族服饰等制作成宣传壁画，还收集整理了畲族戏曲民谣、婚丧嫁娶等作为乡土教材，课程丰富多彩。

“这些老教师们的教学经验非常丰富，农村的孩子们需要他们。”郑才局说，未来希望能发挥他们的优势，为农村教育提供更多的建设性意见。

留任

这里曾经住过十几位老师，如今只剩我一个，显得空荡荡

56岁的卢瑞珍老师，退而未休。每个周日下午4点，卢瑞珍都会准时坐上从县城到同安镇西安村的班车，一个半小时后，顺利到达西安小学——她已经工作了38年的地方。

卢瑞珍说，这里曾经办过初中校，最多时教师有十几位，学生有300多人，有的年级甚至开了两个班。而如今学校只剩下了自己和两名学生。

去年9月，为了仅有的一个学生。已到退休年龄的卢瑞珍选择再留任一年。

“没想那么多，学生需要就来了。”卢瑞珍说，到了第二学期，又来了一名学生。

和其他老师一样，卢瑞珍也要承担这里所有的课程。孩子的减少，并没有影响到她备课的专注。

“留下来的孩子，往往是家庭未能给予更多照顾的孩子，这个时候，老师就要起到更多的作用。”卢瑞珍说。

和大多数学校老师可以当天往返不同，因为路途遥远，卢瑞珍每周都要在山上住六晚，周日下午出发，周六早上，再搭乘6点40分的班车回家。

“村里的老电影院，是教师们的宿舍。这里曾经住过十几位老师，如今只剩我一个，显得空荡荡。”讲话中，卢瑞珍有一丝悲凉。

30多年来，卢瑞珍都是如此度过，从时间上来看，她陪学生们的时间远远多于自己的孩子。

“他们都是我的孩子。”卢瑞珍说，“一些毕业后事业有成的学生会回到家乡，邀请我们这些老师们一起吃饭，听到他们都有出息了，这是我最大的安慰。”

“如今国家对农村的投入大了，一个基层教学点一年经费在6万元，基础设施不断更新，也给孩子们添置了更多学习用具。”卢瑞珍感慨道，农村校舍更漂亮了，可学生越来越少了。

据永泰县教育局统计，自2012到2015年，通过实施中小学扩容工程、校安工程、薄弱校改造等途径，共投入资金2.02亿元，新建、改扩建中小学校舍面积86881平方米。

在信息化方面，永泰先后投入1173万元用于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建设，全县中小学实现“班班通”全覆盖。在师资配备方面，永泰也建立了城镇中小学教师到农村学校任教制度，城乡教育和学科对口支教办法，实现了全覆盖。

“尽管做了不少努力，城乡教育仍有较大差距。”永泰县教育局一位负责人坦言，农村师资、生源外流现象依然存在，音乐、美术、计算机等专任教师依然短缺。

“农村中小学还存在着新教师补充困难、生活待遇偏低等问题。”这位负责人说。

“也许下个学期，随着孩子们的转学，自己就要离开了。”卢瑞珍说，如果孩子们还是选择在这所学校读书，还是很高兴自己能发挥余热。

“只要有学生在，教学点就会保留。”永泰县教育局这位负责人说，虽然集中办学是大势所趋，但是只要有一个孩子愿意在家门口读书，就会为他保留一所学校。

为了一个孩子的“留守学校”

“只要有学生在，教学点就会保留。”永泰县教育局一位负责人说，虽然集中办学是大势所趋，但是只要有一个孩子愿意在家门口读书，就会为他保留一所学校

本报记者孟昭丽、张国俊

8岁男孩兰新荣就要转学了，这个曾为他保留了两年半的芋坑小学，或将面临被撤掉的命运。

芋坑小学，一名学生，一位老师。而在兰新荣的家乡福建永泰县，目前这样的学校有11所。

近年来，我国农村生源不断减少，这在人口不足40万的山区永泰尤为明显。来自县教育部门的数字显示：当地中小學生人数已从历史峰值的9万左右下降到如今的4万余名，全县84所小学中，教学点43个，比例过半。

“哪怕还有一个孩子选择在家门口读书，教学点就要办下去。”当地教育部门如此承诺。

走进这些位于基层村部的教学点，记者看到，各种硬件设施虽显“迷你”却一应俱全，办学条件相对简陋但教师们的教学依旧一丝不苟，精益求精。

坚守

35年来，从未想过要离开，只想静静地待在山区，陪这里的孩子们慢慢变老

从家门口到芋坑小学，步行仅需10分钟，兰新荣的爷爷兰河任已气喘吁吁。

这位瘦小单薄的65岁老人，和记者聊天时，微微喘着气，时不时咳嗽几声。他称自己患有哮喘，不能干重体力活，只能每天在家，照顾85岁的老母，接送孙子上学。

兰新荣在芋坑小学读二年级，目前是学校里唯一的学生。

“8年前我来到这里时，教师就我一个，孩子还有八九个。”吴志光老师说，没想到，短短几年，学生只剩一个。

看着一个小孩离开学校，兰河任一直担心芋坑小学会被撤掉。

对于兰河任来说，如果孩子到塘前镇中心小学上学，近9公里的路，交通不便，每天接送孙子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如果在中心小学附近租房，既增加开支，又不能照顾老母。

兰河任家是村里的贫困户。在兰新荣很小的时候，母亲已经离开，父亲常年在外打工。

兰河任的妻子种了5亩枇杷和5亩柑橘，一年收入一万多元。“受霜冻影响，今年5亩枇杷绝收。”兰河任有些无奈。

“儿子在外打工月薪才3000多元，去掉租房费和饭费，每个月也是所剩无几。”想到家里的收入情况，兰河任打消了“让孙子租房读书”的念头。

兰河任的心思，吴志光早已读懂。

“我知道他担心这里只有一个孩子，我会离开。”吴志光笑着说，从师范毕业选择在留守农村当一名老师，35年来，从未想过要离开，只想静静地待在山区，过着不被外界打扰的生活，陪这里的孩子们慢慢变老。

“中心校毕竟师资配备更为齐全，愿意在家门口读书的孩子，家里往往有更多的无奈。”吴志光告诉记者，“反而是这些孩子们更需要我们在教学和生活上，给予格外的关注。”

实际上，8年前从塘前镇中心小学回到芋坑，也是吴志光的决定。

“那个时候，学校提出要派一名教师到芋坑，我主动提出回到这里，一些老师并不理解。”吴志光说，“我知道，这里的孩子，才是最需要我们的。”

山区的教育生涯是“苦”的。

毕业不久吴志光就来到了当地的岭头小学教书。“单单山路就要走一个半小时。在寒冷的冬季，从山下走到山上，背心都会湿透，过一阵就会感到寒气逼人，透心儿的凉。”吴志光说，往往是周日下午到学校，在山上住一周，周六再下山回家。

仅这所学校，吴志光一待就是6年。

芋坑村是畲族村，人口600余人。“早年的芋坑小学也位于大山深处，需走半个小时的山路。”吴志光还记得十几年来来这里教学半年的时间。

2013年，永泰县在当地实施“造福工程”，200多户从大山深处搬迁出来。兰新荣家就是其中之一。不仅搬迁户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，教学条件也大为改善。

记者在兰新荣家看到，三层楼房里窗几明亮。家具只是简单的摆设。兰河任说，搬迁下来以后交通方便了很多，尤其是孩子读书，站在家门口，往下一看，学校就在眼前。

位于村部的芋坑小学十分精巧漂亮，配有塑胶操场，教室宽敞明亮，崭新的桌椅还泛着亮光。“在各种政策的倾斜下，这几年，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的确改善了很多。”吴志光说。

兰新荣每天早上8点前到校，吴老师会让他早读10分钟。“阅读对一个人一生影响最大，是孩子们内心充盈的源头。”吴老师在教室里特意挂了一幅字：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”。

语文、数学、音乐、思想品德、美术、体育……吴志光包揽了所有的课程。

让吴志光最头痛的是音乐、美术课。“好在教育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，给农村配备了教育信息化设备，可以通过远程教育中的名师课件，让孩子们跟着学习，享受和城里孩子一样的名师教育。”吴志光说。

教室里，“感恩、责任”四个红色大字显得格外醒目。

“教育不仅仅是教知识，更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。”吴志光最大的担心是，孩子们不懂得如何感恩，如何回馈社会。

再过一个月，兰新荣就要结束二年级的课程



了。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，吴志光显得力不从心。为了不耽误兰新荣的学业，吴志光和塘前镇中心小学校长王国锋早早开始商量了。

王国锋建议兰新荣到中心小学就读。王国锋说，如今农村寄宿生不仅可以免费住宿，还可以享受一顿免费早餐。学校针对家庭困难的学生，还会提供棉被和免费的午餐、晚餐。

除了国家给予农村的一些普惠性政策外，一些社会爱心人士也会给农村学校捐款，这些钱可以用于补助这些贫困学生。”王国锋说。

充分沟通后，兰河任也认为，这对孩子是最好的一条路。毕竟，“融入集体生活”是兰新荣迟早要面对的。

下学期随着兰新荣的转学，芋坑小学将没有生源。

“只要有一个孩子愿意就近读书，我们一定会保留这所学校。”王国锋说，如果实在没有学生，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而选择保留教学点，让老师先回到中心校教学。

亲情

只要有孩子需要，我愿意将自己所学都奉献给山里的孩子们，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

在永泰县赤锡乡荷溪小学的班级课程表上，语文、数学、美术、音乐、体育……所有的课程都由程桂英老师一人承担。

而学生只有一名，7岁的女孩曹芸霞。

“程老师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村大家庭中的一员了，我们离不开她。”荷溪村党支部书记黄立球说，县里多次调程桂英到赤锡乡中心小学任教，可一次次被村里的乡亲们感动着，她还是选择了留下。

荷溪村也是畲族村，距离永泰县城10余公里，人口400余人。“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，只剩下一些老人和留守儿童，老人们会种一些青梅、橄榄，有的人在林下做养殖业，人均收入不足万元。”黄立球说。

在这个偏远的村庄，程桂英已经待了19年。

“刚来时，学校还有4个班5位老师，每个班有学生近20人。”程桂英说，这几年班里的孩子越来越少，到去年只剩下一名一年级学生。

荷溪小学位于村部，有两间教室，一间用于日常教学，一间是多媒体室，用于远程教育。在教室的“学习园地”里，贴着往届孩子们的书法和美术作品。教室的黑板上，程桂英的字娟秀漂亮。

“每年的六一儿童节，孩子们都会合影。”程桂英指着这些照片说。从一张张照片能看出，学生们的确越来越少了。

尽管只剩下一名孩子，53岁的程桂英却格外用心。



5月28日，永泰县富泉乡董董小学许碧如老师和她的一年级学生许书慧在排练“六一”节目。

“我相信，我们的孩子语文、数学基础不会比城市孩子差，但是孩子们的音乐、美术教育却在一定程度上缺失，虽然通过远程教育做了一定的弥补，但毕竟和城市孩子相比，还有不少的差距。”程桂英说。

“而且一个孩子，学习氛围也不容易形成。”这是程桂英所担心的。

程桂英的老家就是荷溪村。为了让孩子们能读书，她变着法子去帮助他们，甚至，在学校里，她开始做起了饭。

“最初是一些孩子因为家里太远，早上带饭过来中午吃，我担心饭菜太凉，会帮他们热热饭。后来索性就让他们带粮食来学校，我给他们煮饭菜吃，到现在，我直接帮助他们买菜做饭。”程桂英说。

除了煮饭，孩子们的午休，也是和她一起度过的。“孩子们很顽皮，有的孩子也会看我合上眼，就悄悄地溜走。”程桂英笑着说，孩子的安全也得随时关心。

为了方便程桂英照顾孩子们，村里特意在村部二楼，为她腾了一间厨房和一间卧室。

“这几年，学校的条件改善了不少，煮饭的工具也从十几年前的土灶，换成了如今的煤气灶，再也不用去捡柴火了。”程桂英说，“最初是离学校远的孩子来这里吃饭午休，这几年近处的家长也把孩子送来了，他们说孩子在这里吃得更多。”

一次煮饭时，一个孩子跑过来对程桂英说，“程老师，您就像妈妈，又是老师。”程桂英乐坏了，她说，孩子们带给了自己太多的快乐。

一年年的同吃同住，和程桂英熟悉后的孩子们，开始叫她“妈妈”。这让程桂英更加难以离开荷溪，难以割舍这份对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的依恋。

十几年来，程桂英的作息一直未变：每天早上5点起床，6点从家里出门去菜市场买菜，然后骑20分钟摩托车从家里来到学校，7点半，开始迎接孩子们到来。

虽然今年学生只剩一个学生，她的习惯依然没变。

然而，单人校的老师也有难处。“就是不敢请假，没有人替换。今年妹妹送93岁的父亲去看病，没有人帮助推轮椅上下坡，最后只有让邻居帮忙。”程桂英讲起这些，觉得有些愧对家人。

但她仍然认为，教师是最美的职业。女儿大学毕业，如今也成了一名人民教师。

而在赤锡乡，目前有3个这样的教学点。赤锡乡中心小学校长黄大灿说，目前除荷溪小学外，云林小学有一名二年级学生，白叶小学还有一名一年级学生。在这些教学点，老师们还会兼着幼儿班的课程。

黄大灿说，“教学点往往是初小，设置一、二年级，等到了三年级，孩子有了一定的自理能力，学校会鼓励他们到中心校读书，国家出台了寄宿生就读优惠政策，这让地处偏远的孩子们就读方便了许多。”

“我们希望家门口有学校，一直会有这样一位

好老师。”曹芸霞的妈妈兰金秀说，每天早上送孩子到学校，晚上接回去，不仅没有任何费用，还十分便利。

下个学期，曹芸霞也将转到赤锡乡中心小学。“大女儿在中心小学读五年级，下学期也会考虑将小女儿带过去，虽然不舍，这样两个孩子一起照顾更方便。”兰金秀说。

学校将何去何从？“只要还有学生，我们就一定会把教师派下去。”黄大灿说，“往往愿意留下就近读书的学生，家庭都是比较困难的，一定不能让这些孩子失学。”

程桂英说，“农村教学条件差，留不住教师。可只要有孩子需要，我愿意将自己所学都奉献给山里的孩子们，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。”

不舍

被家长们留了一年又一年，不知不觉就留到了退休年龄

再过一年，59岁的陈光辉和55岁的妻子许碧如就要离开教学岗位了。

他们所在的水泰县富泉乡董董小学和董董小学，如今都只剩下一名学生。

“被家长们留了一年又一年，不知不觉就留到了退休年龄。”许碧如笑着说，“这些孩子的爸爸们也曾经是我的学生。”

37年扎根在一所学校教学，许碧如已经为这个村庄培养了两代人。

“最多的时候学生有300多人，村里不仅办起了小学，还有初中。”许碧如说，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们进城读书，村里只剩了一名小学生。

位于董董村村部的教室里，记者看到，一张教学用的大木桌和几张塑料学生桌椅简单地摆着，黑板旁放着一台用于远程教育的电脑。

而在村部旁边的旧教学大楼，现已废弃，村里计划将其改为村里的敬老院，正在规划建设之中。

永泰县教育局一位负责人解释说，随着农村生源的减少，一些旧校舍被利用起来，建起了村部，留出几间给学校使用，也有一些破旧的校舍也开始改做其他用途。

和许碧如的经历一样，丈夫陈光辉所在的董董小学也从最辉煌时的200多人，到如今的一名学生。

“学生少，一对一个性化的辅导会更容易到位，可是对于孩子的全面发展来说，还是有些不利。”陈光辉和妻子的看法一致。

看到记者，7岁小姑娘许书慧大方地唱了一首歌《我爱家乡，我爱祖国》。她说，这是跟着许老师刚刚学会的。

来学校接许书慧的妈妈黄小红说，孩子父母在山西务工，还有一个妹妹在他们身边，于是就让她先回家乡来上学，5岁的小孙女到了入学年龄也会回来读书。

“这么多年了，许老师培养了许多优秀学生，她教出的孩子到了中心校成绩都在中上等，我们很信任她。”黄小红说，“而且在家里读书，费用少，也更省心。”

为了让许书慧在家门口也能接受到好教育，许碧如使尽了浑身解数。带着许书慧边唱边跳，许碧如已是满头大汗，可笑容依旧。“我希望孩子们能快乐学习，健康成长。”许碧如告诉记者。

“知识上的学习，可以想办法，但是孩子的品德培养，就需要家校一起配合。”许碧如说，“如今农村孩子也存在过度娇生惯养，一些孩子不会打扫教室，甚至拉大便还要老师擦。我会告诉孩子们，这些都是他们该做的，回到家，还要帮助家人做家务。”

“当许书慧的妹妹再来读书时，我已经退休了。”许碧如说着，心中还有着种种不舍。

“37年了，除了分娩请假，几乎没有缺过课。”许碧如说，“不管学生有几名，我们的责任都是一样重。”

“只要有学生在，教学点老师一定会保障。”富泉民族中心小学校长郑才局说，考虑到教学点一旦撤掉再恢复就比较难，是否撤掉会根据实际情况。

“不仅仅是在教学点的布置上会精心考虑。”郑才局说，这几年，国家对农村学校的支持